

山溪在枕上响了一夜

山溪在枕上哗哗响了一夜，云锦庄园像一叶虚舟，悠悠浮荡于江湖之上。我心无挂碍也无所系，任其所之。

将眠未眠时，以为已经漂泊到了故园木瓜冲。木瓜冲自然村落之间，也有一湾碧溪，映带四围青山、田园、炊烟、牛栏和草棚，平日汨汨冷冷如素琴晨张，丰水季节水势湍怒，从高崖头上如一匹巨练匍匐而下，白天在近处看了不免心颤胆裂，夜里远远听来却仿佛远寺钟声。

云水禅心，一夕好睡。

清早五点多就醒了，木叶的清香带着水汽从窗纱嘟噜着涌进来，好闻得想打喷嚏。水音越发清晰，也越发欢悦，以为必是一条大河，必是白浪滔滔烟水茫茫。起来开窗一看，竟然只是一鞭清凌凌的小溪，水面不过一丈，水深不过一拊，经过庄园时，有一道一人高的水坝，坝上水石之间遍生菖蒲。溪水柔弱如此，声势却雄壮如四渎，心中暗自惊奇。就像山野里的螽斯和纺织娘，些小草虫刮铉而歌，竟也能山鸣谷应。

夜里下了一场小雨，人在槐安国，春秋大梦里浑然无所知觉。

冶溪镇罗铺村为群山所抱，夏雨之后山气青缈水汽迷蒙，满眼稻田、瓜地、茶园、菜畦，翠碧之色一如叶底水滴，远近人家红瓦粉墙，散落于山隈水曲，静好如叶间枇杷。昨夜酒后曾在村中漫步，柴犬七八只蹲在人家门前，吠声如豹，所遇村中童叟男女在门前闲坐纳凉，方言如太古之音。

山鸟啾啾鸣啭，云锦庄园里，数十株香樟、红豆杉、水竹、樱桃、山楂、葡萄、橘、柿，以及石桌、石凳、木秋千和健身器具，在静静等候主客醒来。园中一池绿水深若明眸，晨风送来风车茉莉幽细的清香，眼中清景无限。昨日来得迟，天已经擦黑了，又忙着与主人家寒暄，忙着大杯喝酒大碗吃肉，未来得及细看。

庄园主人叶静先生文人武相，貌似赳赳武夫，实则文心如螺。云锦庄园的布局和陈设即是明证。他比林中的鸟儿起得还要早，清扫完地上的落叶，又在抹桌擦凳，烧水泡茶。见我起床，殷勤领我登楼四望。

庄园之后，数座青峰参差复叠，苍松、翠竹、板栗、芳草无尽连绵，那一溪水自林木深处发源，一路或伏或隐草蛇灰线而来。心里毛茸茸的，喜悦得很，如同正在盛放的板栗花。所谓画屏，所谓天然山水障，这就是了。想起唐朝贤相张九龄在《题画山水障》诗里说：“对玩有佳趣，使我心渺

绵。”当此之时，我眼有佳趣，我心也渺绵。

与山水障相对的，是司空山。一峰斜插入云端，山体青苍浑茫如犀象。司空山是禅宗圣山，二祖慧可携弟子僧粲卓锡之地，二祖洞、三祖洞和传衣石仍在。司空山也是诗山，李太白当年避永王之难，曾藏身其间读书，留诗二首，一曰《题舒州司空山瀑布》，一曰《避地司空原言怀》。山在三十里开外，又似在眉睫之间，山中有大唐古道，有明代石门阙，有摩崖石刻数十方，曲折路径、石柱石梁、古洞古石和石上字画仿佛可以遥遥辨识。

圣山为景，群峰为屏，清溪为琴，田地牛羊人家为邻，云锦庄园真是好气象，让人徒生云鹤之心幽栖之志。

雪意

暮冬这几天，山里的云颜色青黑如乱鸦，天空哑默低矮，时刻在酝酿着浓郁的雪意。阳历新年的第一场雪已经下过了，山头上一夜间砌玉一尺有余。接着冬雷阵阵，下了两天不大不小的连阴雨，雪国壮美无疆的版图顿时千疮百孔，如同末世摧陷崩塌的江山，过分美丽的事物往往是易碎的。雪后落雨，是很煞风景的事情，就像《权利的游戏》的终场，女神丹妮莉丝·坦格利安骑着她的龙，愤怒地焚毁掉七国之都君临城。

乡语说：“日断阳来夜断阴，一生操不完的心；东搭葫芦西搭瓢，一天到黑到处跑。”一年忙到头，到了岁末，回头一望也不曾做过几件有意义的事情，身体和精神却忽然懈怠下来，只想舒舒服服坐在沙发上，拥一炉旺火安静地等雪，看冷兵器时代的奇幻传说和剑影刀光。《权利的游戏》是电视剧，其实也是超长版的电影，它的小说原著名为《冰与火之歌》，我更喜欢些。以前我说过：电影亦梦也，好电影是风月宝鉴，是挪亚方舟，是勾魂索魄的使者，是明知其假而信以为真的梦幻天堂。如今我还想加上一句：好电影、好戏剧和好文章，从头到尾都有东西把人心拎着。

身体和灵魂，必须有一个像娜拉一样出走，尤其是在草枯叶凋水瘦山寒无一点生意的残腊。观影、写作、读书、发呆走神以及等雪，都是出走的野径。

在南方，尤其是在长江以北的深山里，冬天是难过的日子，到处都像大冰窖，又漫长。穿着臃肿的羽绒服，把空调打到三十度，或者烤一炉火，前胸或者后背，手或者脚，总有一些部件会冰凉。若是外出，冷风穿壁过墙，寒意钻骨骨髓，身上的二百多块骨



月光城 随笔

溪山在枕

储劲松

头冻得叮叮当当响，像拖着一串铁块。幼年的时候，山里的冬天更寒冷，土壤冻得隆起半米高，踩上去吱吱作响，解放鞋陷进土里，也又怕冷，身上只有硬梆梆的卫生衣卫生裤，风从门窗缝隙和瓦沟里钻进屋，夜里冷到哭。妈妈说：“怕冷，除非不出世，除非钻到牛肚子里去。”

通常，淮河以南以为淮河以北更冷，南人以为北人更冷，北方人又以为东北冻死狗。结果是，零下三十多度的东北，比气温在零度左右徘徊的南方要暖和得多。在现代，他们有比牛肚子以及子宫还温暖舒适的暖气，古代则牵黄擎苍驰马射猎。江水与淮水之间，东吴与荆楚之间，从来都是一个尴尬的狭长地域，也是一个地理意义上不南不北的地方，既算不上江左也算不上江右，既算不得淮南也算不得淮北。此地冬天的寒湿无处躲藏，是连东北人也逃之夭夭的。我在这里居住许多年，虽然皮已糙肉已硬，还是有些畏惧冬天。

造物主用相同的泥巴创造了人，又像撒豆子一样把人抛在不同的地方，生长之地并不容许选择，因而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，何况这里是埋葬祖先骨殖的地方，也是神明指引我们来定居的地方。何况，江淮之间特别是处在北纬三十度线上的岳西，春是春夏是夏，秋是秋冬是冬，除了凛冬，其他季节都是宜居的。

在我们这里，四季的气候是分明的，但有时候也会出现反常。譬如春天有倒春寒，夏天会下冰雹，秋天有秋老虎，暖冬偶尔早上气温二十几度，只消刮一阵北风，黄昏时就会骤然降到零下七八度，然后天上飘起雪花。

当年，王维画雪里芭蕉，又将桃、杏、蓉、莲同画一框，后世争议颇大。有人以为违反常识，有人以为高妙超凡，至今仍在聚讼不休。我在江淮之间看正方反方互搏，不免暗自发笑，因为王维很有可能只是写实。如果是暖冬，在江淮之间，绸布一样的芭蕉叶会一直绿着，突降的白雪堆积在宽大碧绿的叶片上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春日的桃杏与夏日的芙蓉莲花同在一幅画里，道理也是如此。去年秋天山里大旱，三个月不下一滴雨，一年蓬、翅果菊、六耳铃、花叶滇苦菜以及其他好多植物，误以为春天已临人间，纷纷傻乎乎地抽条长叶开花。所以，雪里红梅是写

实，雪里芭蕉也是实写，王维那幅画兴许写的就是江淮之间的景色。

在江北，下雪一点也不稀奇，冬天总会落几场雪，不是明天落就是后天落，不是白天落就是晚上落，三四月里往往还有桃花雪，有时匆匆忙忙落一晚上，有时不疾不徐落几天几夜。我喜欢落雪的日子，觉得雪中的自己清寒脱俗一如古之隐士。雪又像一碗野味，像一树桐花，像旧墙上贴一幅年画，庸碌的日子因之显得不同凡响。第二场雪还没有落下来，我静静等候，一点也不着急。这些年，即使脚步再匆忙，我的心也是闲的静的，似竹子上的积雪，似雪里芭蕉。

烟火气

文章有有无烟火气之分。

一种文章如空山鸟语，如敦煌飞天，如宋元山水画，如山僧冬日扫落叶，风行水上逸气超迈，了无人间烟火气。苏子文章无人间烟火气，张宗子文章无人间烟火气，袁子才文章无人间烟火气。苏子诗文即使写穷愁如《黄州寒食帖》，空庖寒菜、破灶湿苇的困窘，也遮不住“小屋如渔舟，蒙蒙水云里”的清逸。苏、张、袁一流人物，胸中自有神仙洞府，文章高妙如云出岫，令人远，令人幽，令人魂骨俱清。

又有一种文章，笔墨焦、浓、重，慷慨倾注于水乳大地，倾注于远村闹市，倾注于一蔬一饭一瓢一饮的日常，与稻菽桑麻为侣，与引车卖浆者流为朋，其文章质直朴素，前人所谓文无简择、和光同尘，纯然人间烟火气。烟火气的文章里有灶火炊烟万物生长，有街谈巷语人间情味，有人气、地气和生气。

无人间烟火气的文章难写，难在一个逸字上。有人间烟火气的文章也难写，难在一个厚字上。逸与厚，二字得一即可称五凤楼手，二字皆得则堪为文章宗师。

文章难写，越写越觉其难，越难越觉欲罢不能，文章之术与道，或在九层天上，或在十八层地狱中，叫人死生相许。这也许正是文学和艺术的魔力。

昨天读归有光《新刊全补通鉴标题摘要》，见元代处士吴莱说：“作文如用兵，兵有正有奇。正者法度如部伍分明是也，奇者不为法度所缚，千变万化，坐、作、击、刺，一时俱起。及其欲止，部伍各还其队，元不曾乱。”以为了无烟火气的文章是奇兵，纯然烟火气的文章是正兵。